毛詩紬義

毛詩紬義卷十七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大雅文王之什上

文王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按經言陳錫哉周春秋宣十五年左傳引此詩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與作義同序依經爲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箋言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爲說也洛誥及緯候註多言赤雀丹書自是嗜奇愛博之

故及箋此詩乃無一言及之蓋其慎也正義乃廣引緯候之説以釋受命非箋意矣

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正義不釋乃字按爾疋釋詁云維侯也其上文云侯乃也傳乃字釋經中維字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正義釋傳曰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按傳升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易泰卦

彖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下接人正是左右民其義當音佐佑箋云順其所爲則是順其左右之宜其字當作ナ又隷書今不用ナ又字通作左右是傳箋義別正義合述之誤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釋文云亹音尾按徐鼎臣說文俗書云亹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亹亹當作娓亹卽亹字然則易詩爾疋所有亹字殆是說文蘽字隷書假借作亹音門門與勉一聲之轉亹亹文王卽勉勉我王故毛以爲勉也箋不言亹當作勉以毛已讀爲勉故曰勉勉乎不倦文王之

勤用明德也不復破字正義引釋詁不言亹之何以爲勉故詳之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正義曰仕者世祿孟子文如孔言則傳世者當作仕者今本誤也當改正

侯于周服箋云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正義曰王肅云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于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按上章傳訓侯爲維此不發傳則當如字下經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正義釋傳謂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下傳以士爲侯則此經

侯之爲君傳意顯然正義以子雍之義爲毛說誤也

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移易按不易毛無傳故正義同之鄭箋俱爲不可移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未詳何據

大明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按春秋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言天子于諸侯因其所由生而賜之姓報之土而命之

爲氏諸侯之臣以王父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族族
猶氏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
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古者姓與氏別史記五
帝本紀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秦本紀曰
柏翳姓嬴氏始皇本紀曰姓趙氏高祖本紀曰姓劉
氏姓氏合而爲一學者譏之今觀此經以任爲氏都
人士謂之尹吉氏姓並稱箋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
之舊姓崧高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以
姜爲氏然則氏姓大同太史公未可妄議氏姓所以
得並稱者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註曰始

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正義曰正姓若周姓姬本于黃帝齊姓姜本于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是子孫共姓而別氏仍謂之庶姓則氏亦可稱姓也晉語黃帝以姬水成說文云黃帝居姬水以為姓而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佶儇依十二姓皆黃帝之子由姬姓而分實則氏也故任姞可稱為氏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說文云神農居姜水以為姓伯夷為炎帝之裔帝堯卽以其本姓賜之實則氏也故姜可稱氏猶之陳胡公本舜子孫武王賜姓曰嬀命氏曰陳而說文云虞舜居姚墟因以為姓居嬀汭

因以爲氏是武王改氏爲姓以賜胡公實則嬀亦氏也正義謂婦人稱姓不知此經實以任爲氏與尋常稱姓者不同傳言任姓互文以明姓亦可爲氏耳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述毛謂盡其婦道于大國正義以爲不詞孫毓以京爲京師正義謂裸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爲京師又以孫毓爲不通按鄘風景山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云大阜曰京皆別之爲邱阜公劉篇乃覯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京

釋大正同公劉得爲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爲京師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孫毓未爲失也此章周京並稱下經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正申明此句白虎通曰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論三軍引此二句云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後漢之初諸儒皆以此經之京爲京師同于毛傳但毛于文無稱王之義則所謂京者是後人追稱觀造舟爲梁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傳意謂當日但

以造舟爲備禮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乃定爲天子之制故曰王基乃始于是則公劉王季之京當日亦但爲大衆所居其後乃以爲天子之居而詩人追正其稱也

有命既集傳集就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按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集作就小雅小旻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是古集與就通故毛以爲就也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正義曰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如孔言是傳之洽水特因渭

水推而知之也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酈道元註曰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縣卽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大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于城南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卽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酈註實有郃水傳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漢地里志說文俱作郃史

記魏世家作雒陰合陽此詩作洽音義同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釋文云韓詩俔作磬譬也正義引說文俔譬諭也合韓詩釋之述經云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此與箋言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合傳意未必然也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姒之賢則必眞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縣磬本又作罄是磬與罄同爾疋釋詁罄與悉俱訓爲盡罄悉一也傳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罄悉爲天帝之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也俔釋文牽徧反與磬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磬

釋詁云閒俔也閒是閒諜之閒說文俔譬諭也一曰
閒見孫刻宋本說文作一日閒見與釋詁合蓋媒氏
往來閒見其實與罄悉義同轉勝譬諭之義矣
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
故備禮也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
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
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按傳箋俱言
賢聖而意各不同婚姻之經周公始定夏殷世質未
必六禮俱全由文王尊敬大姒一賢一聖配合得宜
故特備六禮後遂沿為定制是箋言賢聖意重備禮

故上箋歷言求昏問名卜吉納幣之次也傳以經言天妹則是天帝女弟非人所得而婚今文王親迎于渭已居然爲賢聖之配是由天妹句轉出賢聖二字只作人字看其意非惟不重備禮且亦不係于賢聖若必賢聖而後親迎非賢聖即可不親迎乎無是理也傳箋不同正義合之誤矣大姒家在洽水之北經惟親迎于渭者由渭厓北上至大姒家中限兩漢水故下句言造舟爲梁矣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

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定本傳會甲作會甲兵則箋云會兵亦同于傳正義謂傳爲會値甲子之朝非也但以傳爲會甲兵亦非毛意按傳已言會甲也卽云不崇朝則甲有未終一朝之義會果蓋曟鼂之省文也說文曟云日月合宿爲辰从會从辰辰亦聲徐氏音植鄰切玉篇曟云時眞切日月會也今作辰又音會廣韻十七眞不收十四泰載曟字黃外切經典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从曟字之半而辰亦作晨說文辰云房星天時也晨云房星爲民田時者晨云晨或省是辰晨

大序補逮晨云早也說文晨卽晨字云早昧爽也早云早也从日在甲上然則經會朝是早之省文故傳讀辰而訓早甲則早之省文雖屆朝旦而時尚早故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楚詞哀郢云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王叔師註云甲日也朝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王子雍以甲子昧爽述毛則以會朝爲甲朝亦無不可惟會何以得訓爲甲終無文以明之耳

綿

綿綿瓜瓞傳興也綿綿不絶皃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又曰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按爾疋釋艸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是紹繼卽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嚳經中瓜字爲近本之實其小如瓝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瓞喻大王遷岐初時尙未隆盛至胥字築

室以後乃日見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瓜有二義豳風七月爲瓜之本名此詩之瓜在爾疋則爲紹在說文則爲㼌說文云瓜㼌也㼌云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庾蓋近本實小不及近末實大故云微弱㼌與紹一也

民之初生傳民周民也正義曰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按大王居岐國號尚仍豳舊文王始改號爲周此傳言周民者周卽周原謂周地之民也觀下句自土沮漆傳訓爲用居沮漆明是已居周地故曰周

民非代號也孔以首章爲在豳時事故爲此說耳詳見下條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本章末二句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引孟子云云箋云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鄭以首章爲公劉居沮漆是未遷岐時事次章乃言大王遷岐故以傳引孟子爲二章發詳觀傳意實不然也三章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周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岐地自有沮漆水經漆水篇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兪山東北入渭酈註引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

入渭又言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柒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又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巢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龜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三川泮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

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此下岐水又東合中亭川水注于雍水而注渭是漆水在岐山之北西南流合岐水而逕岐山之南岐水當即沮水酈註于前鄧泉東流注于雍云自下雖會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此雖道元誤引禹貢亦可証岐水合雍有沮水之目岐地有沮漆故傳以爲古公遷岐居之二章三章乃即岐下周原而築室也漢志扶風杜陽下云杜水南入渭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公劉自邰之豳未嘗避

狄當爲大王是漢人已有此說若爲公劉居之是未遷時事不應至大王時何云未有家室也豳地亦有漆沮周本紀大王去豳渡漆沮漢志漆縣漆水在其縣西元和志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唐新平卽漢漆縣今邠州也沮則未詳豳地之漆注涇以入渭岐地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而皆在涇水之西馮翊之漆沮一名洛水者則在涇水之東正義于此詩漆沮引書孔安國傳漆沮一名洛水誤也

傳引孟子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正義曰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于書傳註云岐山在梁

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
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按漢夏陽梁山在今
韓城郃陽兩縣境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
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彼梁山乃近河西
自豳適周何緣踰之史記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幸梁
山宮徐廣曰在好時漢書地里志好時縣有梁山宮
秦始皇起好時爲今之乾州梁山在州西北五里自
豳適周梁山必由之路鄭書傳註岐山在梁山西南
當指此山正義乃引韓奕之梁山非也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

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又曰覆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按考工記摶埴之工二有陶人旊人甗盆甑鬲庾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安國傳云無塊曰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說文云壤軟土也釋名云壤瀼也然則土粗而壤細陶其土壤謂以塗塈屋也傳讀復如複說文複地室也複之穴之猶言爲複爲穴初無取土復築息土不

用之意史記文帝紀云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塡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塡之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箋云復于土上卽反還之義則取土復築息土不用當如孔說其云皆如陶然亦謂如陶人之治土也正義以箋義釋傳又以陶爲窯失之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其䨓字引詩乃作陶窯音搖陶音桃何可同也

未有家室傳室内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正義謂古公在豳之時迫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家室又謂豳地實有寢廟宮館此言未有者

以文王在岐而興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
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
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云云
總絲以此章同之鄭說爲在豳時事故欲言其無而
豳地實有欲言其有而又明與傳違故遁而爲立文
之勢夫他凡小事或可以有作無宗廟之事至尊至
重豈可意爲有無以就吾立文之勢哉此言尤非理
也大王初居沮漆岐土未開故傳以爲未有寢廟家
室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按此到沮漆次日相度廟室之事

寢廟未作不敢一日而安故于次日卽走馬相度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註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不知此經古公在商世已單騎矣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遶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故曰西水滸循水而至岐山再至周原次第如繪古公已相於是及大姜相之聿來猶遂來自沮漆到岐至近之詞也書傳畧說曰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修奔而从之者二千乘首章民居沮漆卽同遷之民故此章胥宇不

再及之若以此章爲述在豳始遷時事不應惟言古公夫婦二人更無一語及于百姓古之聖王以得民爲重篤公劉篇言公劉自邰遷豳積倉稾槖亦首言民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云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釋艸芨堇艸晉語寘堇於肉郭璞賈逵之註斷以爲烏頭按釋艸前文尙有齧苦堇郭註曰今堇葵也葉似栁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曰齧一名苦堇可食之菜也又曰本艸唐本註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

花紫色者內則云堇荁枌楡是也本艸云味甘此云
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艸謂之大苦也爾疋明言苦堇
郭註不言甘苦而本艸獨云味甘殆未可信說文芨
云堇艸也从艸及聲讀若急此卽郭註所謂烏頭者
也又大篆从茻字中有堇字云艸也根如薺葉如細
栁蒸食之甘从艸堇聲此卽爾苦堇也然則堇艸本
苦蒸之乃甘周原之堇則不待蒸而自甘者故詩人
美之與釋文引廣疋亦謂非烏頭箋統言性苦蓋以
爲苦堇也正義以烏頭釋之殊失箋旨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正義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

兆非訓契爲開也又曰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註
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畧直
言契開耳如孔言則契與開是兩事傳開字疑誤按
以火灼龜謂之契灼龜所以問吉凶也說文卟云卜
以問疑也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𠧩云卜問也
然則凡卜皆是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爾龜
李善註引此傳曰契問也當从選註
自西徂東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
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从水滸言
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而斷之曰發豳西南行從沮

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尙書禹貢道渭傳正義說豳地漆沮云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誠以水經註言漆縣漆水爲豳水杜陽縣漆溪爲岐水而沮皆不言所在今孔言從沮水之南不知欲以何水當之鄭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鄭志言初未有从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誤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于首章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爲豳水也

三章周原沮漆之閒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从水滸夫至時水滸卽至岐時之水滸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爲西水滸爲自西方而東至周原莫明于此矣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正義述經日營度位處立繩正之釋箋日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

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按玉篇繩云直也度也東京賦云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薛綜註曰周公繩度之合于制度訓繩爲度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直耳箋則以營釋繩營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爲繩索傳言繩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經註繩字而一之實與經旨乖違非僅失毛鄭之意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捊取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正義述經

曰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于版中

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釋傳曰王者度地以居民故

度爲居也按古者度與宅字同故度可訓居書稱楚

遷有無化居史記稱奇貨可居居有積貯之義言居

積此土于版中也正義述經言居于版中而釋傳引

度地以居民彼度是圖度彼居是民居與述經之言

自相違戾傳勸勉二字釋經薨薨謂百姓勸勉積土

之聲薨薨然衆也王子雍以薨薨爲亟疾正義用以

述傳非毛意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

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孔依陸疏以栩杼爲柞故于此箋訓柞爲櫟謂據時人所言按詩爾疋栩櫟二木別說文栩櫟柞三木別陸元恪以唐風苞栩爲柞櫟郭景純註爾疋栩杼亦云柞樹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爲柞櫟于是栩櫟柞三木混而爲一說詩者分苞栩及二雅之柞爲一種苞櫟爲一種從陸疏及郭註耳三木說文原別此詩之柞如果爲栩箋應云柞栩也如爲秦風之櫟則櫟乃無火之木淮南時則訓云官獄其樹櫟高誘註云木不生火惟櫟爲然周禮夏官司爟註云冬取

柞棫之火則柞之非樸明矣箋意謂柞樹自名樸不關于苞樕苞樸也

混夷駾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正義曰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于混夷又曰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服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按孟子文王生于岐周趙邠卿註謂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又齊宣王問交鄰孟子稱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周與混夷鄰境自后稷

受邑以來已然不待殷之末世孟子以文王爲以大事小此箋言文王無征伐之意聘使過境驚走奔突即與事之同書傳言受命四年伐混夷者乃奉天子命非以其終不臣服文王自伐之也若然混夷近周而采薇出車說伐西戎之事往反踰年南仲由朔方而并伐西戎深入且千里者案驗此經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則當文王時混夷畏威已舉國外徙其故地周似兼之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當謂此時迨受命四年與玁狁犄角而起紂命伐之采薇序稱北有玁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蓋爲患

于中國非爲患于周其犬夷伐周一日三至乃帝王世紀之言不見正經難可據信文王始終無自伐混夷之事也

駾矣傳駾突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皃駖說文云行疾[illegible]皃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按說文畀云駑馬突也則疾行未卽是突駾他外切突他骨切古者四聲無別駾突音同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駾爲突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盜賊奔突張載註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以駾爲突李善不以爲誤是晉唐時經有作突字者殆三

家詩如此然則駾矣古字通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正義曰喙之爲困則未詳按方言云𣨛佩倦也倦卽困玉篇𣨛云困極也或作𤸎𤸎云困極也亦作喙廣韻𤸎云困極也詩曰昆夷𤸎矣亦作𣨛喙是𣨛𤸎喙三字通毛讀喙如𤸎故云困也說文引此詩作犬夷呬矣其訓爲息息亦有困義詳見假樂篇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成而文王動其綿綿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正義曰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于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

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按以生爲生王業自是箋義傳訓蹶爲動蓋指民生觀引虞芮爭田讓田末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釋蹶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蹶赴如恐後也正義以箋述傳未得毛旨

毛詩紬義卷十八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文王之什下

棫樸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惟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按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祼玉人言勺言鼻爲瓚自明何書

顧命曰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安國傳曰大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大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尚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祀乎古文尚書與毛詩同出子國解書多用毛傳如大禹謨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伊訓湯有功烈之祖皆本于毛顧命傳半圭曰璋卽用毛此傳是臨淮亦以毛義

爲祭祀故依而用之王肅引顧命但謂從王行禮此自子雍之謬安可據爲毛說鄭知傳意以瓚申之傳與箋同不必分也

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復引趙商臨碩兩答及易書詩之註謂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按瞻彼洛矣常武箋以六師爲六軍明師軍無別此箋獨分晰師軍人數非

無故也文王大明緜三篇經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篇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辟王周王則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既據其實興師不當有異故以爲殷末之制臨碩以詩難禮答言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統答三文未遑細別趙商專問此經答言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

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

旱麓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漢志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經註沔水篇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即沱字也又引明一統志云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峄山上有雲輒雨按旱山玉篇廣韻俱作峄云山名在南鄭然旱山有二

水經下文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酈註引華陽國記曰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倂入眞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洋縣卽安陽亦有旱山但酈註于此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綿亘濶遠宜其能興雲致雨矣詩喻大王王季干祿以貽子孫當時所詠已及荆州之山至

文王而庸蜀盧濮首先被化實基乎此序所以言受祖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皃黃流秬鬯也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又曰定本及集註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各異而孔必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圭瓚之飾謂毛訓流爲鬯也故其述經曰瑟然而鮮潔者

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鬯初非訓流爲鬯謂金黃酒亦黃也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鬯則橫益黃金如以黃金爲勺則又橫益黃流進退俱違毛意此傳當从釋文以無餙字爲得正義謂箋易傳而釋毛黃流又復同箋不可从也

正義謂毛意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

引大宗伯云八命作牧謂鄭以王季唯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按如孔言則王季爲雍州牧特加命而賜圭瓚耳然孔叢子載子思之言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若非東西大伯何以得稱西伯牧在雍州此詩所詠又何以得及荆州之山乎箋亦言王季爲西伯不言爲牧其言以功德受此賜者蓋雖東西大伯亦必有功德而後賜以圭瓚秬鬯也

思齊

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
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
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按言所以聖者子思子
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不專謂詠賢母所以者何蕭雍
是也故言本分五章今以毛義說之首章言大任齊
莊媚愛大姜椒嗣大姒齊莊則肅雍之本也二章言
文王有所以順于宗神而神無怨恫有所以爲法于
寡妻兄弟而人亦用迎其法于家邦所以者即下文
肅雍是也三章正言肅雍言家邦之人迎迓其法但
見其肅肅焉爾雍雍焉爾蓋以顯臨之而人皆安而

無厥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四章言當日之民已安于文王之化故今日周民有大疾害人者不殄絕而自絕其功業之大豈不長遠乎此由文王不忘肅雝雖不聞而亦式于是雖不諫而亦入于是其性與天生物之德合民感其化至今皆相率而不爲惡也五章言民不爲惡故今日成人小子皆有德業有造就由古我文王無斁于肅雝令其臣下皆爲譽髦之士其性與天成物之德合人感其化至今相率而止于善也文王終始能肅雝玆其所以聖也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

咎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又釋箋曰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按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橫爲毛義傳意初不如是尙書禋于六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凡言宗皆屬天神而伏生說六宗云天地四時馬融尙書註同之則六宗有天是天亦得稱宗神下不聞亦式二句

傳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無天字而傳云然知毛以此宗神爲天神言文王奉若天道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故天無怨恫也其所以順于宗神者卽肅雍是也箋以宗公爲大臣自成一義必欲抑傳而申箋殊可不必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御治也正義述經曰又以爲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又釋箋曰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于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横㘸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按迎治于家邦非惟横㘸治字亦同傳于箋正義駁之

是也但謂迎于家邦于義不通未得毛意刑于寡妻
傳云刑法也此言文王之肅雍足以爲法寡妻兄弟
皆法之然則迎者指一家一邦之人言迎其法于家
邦皆將先正人倫後和親族也

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
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又曰瑕已釋詁文按箋破字每
云讀若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瘕則鄭所見
經本作厲假也烈與厲古字本通而假瘕俱从叚聲
音同者義必通說文叚云借也此外假云不眞也徦
云至也三字本別今經傳叚借徦至通作假說文無

遐字新附有之徐鉉謂或通用假詩中瑕字毛鄭或訓遠是瑕亦假字而聘義註瑕爲玉病則義又與瘕通是徦假瑕瘕四字互通故箋以假爲病也釋詁云假已也正義引爲瑕已不言字異是唐初爾疋假有作瑕者故箋以瑕爲已也說文瘕云女病也正義引作癘疫疾也瘕病也與今本說文異孔所據是唐初本也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正義釋傳箋俱云古之人謂前世聖君非謂文王按此是箋義釋文云一

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如陸言則古人二句毛本無傳毛分此詩爲五章上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則此章古之人二句已解在上章性與天合內上章言有戎疾之人而不殄絕是與天生物之德合此章言令其臣下皆成譽髦之士是與天成物之德合孔同傳于箋雖緣所據傳有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十二字然古之人三字終以指文王爲得傳意也

皇矣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

度居也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
正義述毛曰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
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
从之謀於是从之居言皆从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
也按箋以四國爲密阮徂共可云與紂謀爲非道傳
以四國爲有道其意必不得如正義所云書宅西曰
昧谷今文尚書作度西曰柳穀臣瓚漢書註按古文
宅度同下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此傳訓度居也是
毛以度亦爲宅傳意言維彼四方有道之國天于是
爲之謀與之宅也上帝耆之二句申明二國不獲乃

眷西顧二句申明四國究度蓋又于有道之中眷顧岐周與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合有道當謂八百諸侯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國其从紂爲惡者奄飛廉五十國耳不得謂之有道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正義曰耆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也按周頌耆定爾功韓詩亦讀耆爲巨夷反云惡也爾疋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唐風羔裘云自我人居居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居與耆聲同義可通故毛韓俱訓惡耳孔謂人皆惡已之老恐非

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爾疋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按今爾疋云木自獘柛立死椔蔽者翳釋文引爾疋云木自斃柛蔽者爲翳明毛傳與爾疋異也而正義云云若不知爾疋上文有木自獘柛一句者豈孔所據爾疋本無此句而蔽者翳句蔽作斃歟然陸孔同時爾疋釋文博采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說也毛傳與爾疋前後不可知縱使爾疋在前而柛字非詩所有菑翳二字正與詩同故毛讀蔽爲斃斃

卽獘之或體說文獘云頓仆也菑爲立死則此當爲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故曰翳韓詩翳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亦爲死木與毛義同正義謂生木自倒恐非

其灌其栵傳灌叢生也栵栭也爾疋釋木栵栭郭註曰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栭栗邢叔明引陸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又云禮記內則芝之栭蔆椇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謂之芝檽如邢疏及釋文則栵栭卽芝栭矣禮內則芝栭正義曰無華而實者名栭芝屬也本艸

別錄云木生者爲栭地生者爲菌然則芝栭乃芝菌
之類與似栗之栭別此詩正義引陸元恪疏不云謂
之芝栭意从爾疋郭註然以經求之則二栭皆不可
以解此詩蓋檉椐檿柘四者皆爲木名而菑翳灌栵
爲一類菑爲立死翳爲自斃灌爲叢生皆非木名何
獨以栵爲栭栗說文栵云栭也从木㓨聲詩曰其灌
其栵栭云屋枅上標从木而聲爾疋曰栭謂之楶說
文稱用毛氏古文栵栭二字列于櫨枅之下欂櫨椽
椽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栵栭當謂木之枝格栟
交上承下附狀如欂櫨侏儒者耳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按爾疋釋詁云串貫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玉篇串云或爲慣遺是串卽慣字通作貫也古文貫作毌嘯堂集古錄載周晉姜鼎云令威貫通貫作毌周南宮中鼎云南國貫行貫作毌是也說文有貫字遺字摜字而無串慣二字心部患字云从心上貫吅吅亦聲吅字註云讀若讙讙以雚爲聲則患音如雚與貫音同又云古文患作悹从心从關是說文以遺摜卽爾疋訓習之貫以古文患卽爾疋

訓習之串串患字同皆讀作貫故毛訓爲習而鄭訓爲混夷貫與昆一聲之轉混卽昆也

維此王季春秋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此章箋內兩言王季鄭本自作王季傳文不顯正義同鄭述之按毛釋各句度順比文與左傳同而貊其德音傳云貊靜也卽不用左傳矣左傳九德中周書謚法解有其七惟貊與君無之然則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毛依周書爲說周書無德正應和曰貊故毛自爲訓明知有左傳而不用也毛于各句不全依左傳知首句必不作

文王王子雍自用韓詩述毛亦未必其所見本眞作文王也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釋文作貃云本又作貊或謂左傳作莫故毛不用德正應和之謂然楚芺君婦莫莫傳云清靜而敬至此傳訓貊爲靜毛非不知貊莫音義並同矣正義引釋詁貊莫定也（今爾疋作貉莫）謂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按大學定而后能靜則定靜義別毛訓爲靜自是經文作貃釋詁亦云貃靜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曰以此王季之德

比于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按王季之德比于文王自是箋義傳意未必然也經言王季之德凡有六克比在六克之內此句比字不連上文漢志日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溫水註云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爲身所庇也此比字讀當如之言王季以此之德庇蔭于經緯天地之文王耳上章載錫之光毛謂王季錫文王以大位此章比字讀庇與上章錫字意同其德靡悔自

當指文王以此章兩言其德而此其德句已接文王之後也

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正義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尋旅以上文不見故于此言之按共與旅當是一地經中如泉水泲禰干言出宿飲餞非有二地揚之水甫許卽申當日周人戍申非戍甫許唐風揚之水沃是大名鵠卽沃都如此類皆是一地此經上言徂共下言徂旅故知共旅爲一正義據王子雍說謂別有旅地總緣未悉經有一地二名之例故解釋迂迴若

然徂旅卽徂共卽訓爲往共之兵衆亦何不可而傳
必以旅爲地名者蓋孟子引此詩作徂莒毛學原于
孟子作傳時經字是莒無緣解作兵衆而莒从呂聲
與旅同故心呂之呂亦作膂寫經者轉莒爲旅鄭乃
訓爲徂國之兵衆耳因思孟子長於詩所引當不誤
如此句作徂莒則箋義阮徂共三國外復有一國不
解前儒雖鄭申鄭何以不一及之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又云
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
側按公劉巘原傳云小山別于大山也釋文經作巘

字云巘本又作巘說文無巘字巘通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通傳讀獻原爲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居此章與居岐對言則度亦爲居自大王居岐下傳至文王沮漆之間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言之者首章言此維與宅次章言帝遷明德尙未明文王居在何處故于此表之曰度曰居曰在正與首二章相應傳無于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强同于箋非也箋雖以鮮原爲善原然云亦在岐山之南則未離岐山正義釋箋旣謂去舊

都不遠又引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據皇甫謐之言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地按漢志安陵闞駰謂周之程邑安陵今之咸陽在陝西西安府西北五十里在岐山東約三百里不可謂不遠亦不得為岐山之南正義誤也雍州之地名原者多故書稱原隰底績如毛傳則凡小山旁有廣平之地即為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即善原初無一定之名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汲郡古文云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於鮮原皆武王宅鎬以後事此兩鮮原不知的在何處但云伐殷圖商其為鎬京

東出師行必由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周師乃向西而發轉由岐山舊都者也孔晁註和寤以鮮原爲近岐周之地本屬臆見說詩者或乃據周書竹書以當此經之鮮原未可信也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桉春秋莊十一年左傳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註忽速皃文五年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忽然而亡正義說蓋本此然釋詁卒泯忽滅俱訓盡也則忽滅義同忽亦可訓爲滅傳意謂絕之而又盡耳

靈臺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正義傳箋合述以箋爲申傳按傳意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爲之正釋臺之所以名靈不然下傳圖沼毛且釋靈字豈于靈臺反無釋乎文選東京賦云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註曰不用一日卽成之深得毛意箋言不設期日是顧經勿亟爲說趙邠卿註孟子云不與之相期日限韋昭註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皆與鄭同傳箋別矣分述爲得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云如孔言是文囿七十里七十里即靈囿矣按孟子言于傳有之順宣王之問姑妄應之意在與民共之諷勸宣王耳毛知孟子之意故此傳直言四十里以文王未爲天子也若然文囿四十里有雉兔者往來其中麀鹿白鳥何以能嬉遊得所則知四十里之囿與靈囿亦當有別周禮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鄭註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

之禁者其藩衛也賈公彥疏云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如周禮註疏是小苑在大囿中故曰囿之小苑文王靈囿亦即在四十里中爲小苑内以時觀遊節勞逸外以供四時之畋此囿又自有藩衛以畜鹿鳥之等其外乃與民共之故鹿鳥能得所也傳域養三句統釋四十里之囿靈道一句專釋靈囿正義不爲剖析亦疏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釋文云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

作樂在此辟廱宮中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宮者言感于中和之至是毛如字而鄭音烏也上箋云烏獸肥盛喜樂釋文云樂音洛下文於樂註喜樂皆同正義述毛於樂云於是作樂是鄭音洛而毛音岳也陸孔各異當以正義爲長釋文於字下當云於音烏毛如字於樂下當云毛音岳鄭音洛也

下武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

考之功也按上王配于京傳云王武王也此傳天子當謂帝辛言武王媚兹天子當維順德也下經昭哉嗣服服事也卽嗣文王之服事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德詞兼文武十三年以前武王固恪守臣節者也下篇序言繼伐而此篇序言繼文則是武王初繼位事序雖言武王復受天命特據卒章受天之祜而言此章的是服事傳義與經序相應箋以天子爲武王嗣服爲伐紂正義同鄭述之全失毛旨矣

昭兹來許傳許進正義曰以禮法旣許而後得進故以

許爲進許之訓進爾疋無文前儒以東觀漢記引作昭茲來御疑許字傳寫之誤按傳無讀若之例凡字異而訓同者明古字相通如度宅皆訓居誘牖皆訓道是也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許亦訓進是御許古通

文王有聲

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正義曰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按皇矣維彼四國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此箋四國即皇

矣之四國若以邢者等國當之則當須外尙有阮徂共三國是七國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正義謂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詞以見二塗之意今按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此箋明言十里大小相偶並無疑詞似豐城十里爲小于天子十二里矣然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

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丈彼天子之城九里而此豐城得十里者小司徒註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匠人註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然則築城伊淢亦止有成間一甸之地其外以爲城溝是豐城八里爲小于天子九里也說文云淢疾流也从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此詩淢字作洫爲正釋文云淢字又作洫

鎬京辟雝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
京行辟雝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
歸服者按經兩皇王烝哉箋于上章云文王武王今
得作邑于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
又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此章言武
王于鎬京行辟雝之禮是鄭以兩皇王皆爲武王傳
于上章皇王雖辟云皇大也不言文武此章始言武
王作邑于鎬京則以上章皇王爲文王此章皇王似
爲武王但旣以上章爲文王此章不應有異文王受
命之年毛無明說鴟鴞傳言寧亡二子則毛意周公

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之事其受命之年亦不得與
鄭同文王篇正義已言之是毛以文王受命九年而
崩同于古文尚書之說汲郡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爲受命元年三十五年西伯
自程遷于豐爲受命三年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
營鎬爲受命四年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
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在鎬明三年遷豐四
年營鎬此傳言作邑于鎬京實在文王時是毛以此
章皇王亦爲文王也作之卽應居之故下章宅是鎬
京毛不復發傳經言考卜維王爲武王成之作引也

鄭以史記周本紀及伏生書傳俱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伐崇作豐爲六年事明年即崩則鎬京爲武王作之武王宅之傳箋不同正義不爲區別疏矣